

河边的少年

董改正

初冬了,枫河的水凝重起来,一瓦一瓦的,就像晨光里或夕照中落霜的屋顶。北风已经来了,白茆花顺着一个方向,模拟着枫河水春时的模样。芦花如雪,栖息着一朵一朵的阳光。

枫河岸上的少年被迎面而来的风呛到了,他把钻进喉咙里的那梭子风使劲咳出来,无意中睨了一眼石马山与黄栗山,它们正饶有兴致地低头看着那个大蛋黄一样的落日。少年的心一颤。有一扇门打开了,金灿灿的光洒了进来,就像观音洞旁的瀑水被澄净的初日映照。他站住了。

“阿源,走啊!”敖龙的喊声被枫河的波光映带着,也恹恹起来。他的影子被风吹动着。

少年的旧篮子盛不住阳光,地上一个个圆圆的光斑。篮子的孔是菱形的啊,怎么落地就成圆的了呢?少年晃了晃篮子,光斑也晃动起来,那个傍晚也就晃动起来。

敖龙已经缩起裤脚下水了,水惊得波上的阳光,一溜烟向几里外的青山镇跑去。

“快点啊,冬天的日头落得早!”

他双腿推着水,身后拖着两道水痕,天光被搅动了,变幻莫测。

少年顺着河坡走下去,影子从坡底一直铺到河埂上。脱鞋,裤袜,水青碧色,凝住了一般,冷得他一哆嗦。他蹚过窄窄的引溪,走进已经退守河心的枫河滩涂上。河泥真软,滑叽叽地往脚趾的缝隙里钻,痒痒的,留下一个写意的脚掌形状,脚心处,一小块留白。

滩涂是少年们的宝地。从夏天开始,他们就几乎每天放学都来。夏秋自是不说,便是冬季,只要不结冰,也一样会有许多意外之喜。就在昨

天,敖龙摸螺蛳时,摸到了一只足有十斤重的老鳖,抓起来时,它愕然无助地蹬着四肢。

渔汛已经伴着秋水一起退了,此时他们是来摸螺蛳的。少年所在的湾村,三十年前那会儿还不富裕,碗里的荤腥,主要靠孩子们自己找。罾虾罾鱼,鸬鸟捕兔,挖泥鳅,钓牛蛙,带着大黑狗捕獾获麂,少年都做过。少年捉鱼是能手,被村里人称为“鱼鸟”,也就是书里说的“鸬鹚”。为此,他和父亲的紧张关系才会一次次香喷喷的山珍河鲜前得到缓解。

“阿源,听我妈说,你真给黑狗做干儿子了?”敖龙摸到了一个大河蚌——湾村称为“河瓦”或“河瓢”。

少年羞红了脸。他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毛病,村里的巫婆说,得讨黑狗做干爷才能养得大。“不知娇娇听到没有。”少年想着,脸比夕阳还红。

“你爸真是的,都上初中了,还让你挎个粪箕拾粪。你不怕娇娇看见?”

娇娇看到过很多次了,少年每次都低着头急急走开。

河埂上有人挑着箩筐走过,身子短促,影子悠长。

“那不是老董家的鱼鸟儿吗?比他爸强多了……”

听到这样的话,少年却并不欢喜。他可以跟他爸吵架,却不许别人看不上他爸。

他们慢慢走远了,敖龙也走到河滩的远处。敖龙摸的不多,但都是大的。他不像阿源,总想着先把篮子装满,他总是希望能得到意外之喜,比如说昨天的老鳖。

“阿源,别摸了,够明天吃就行了。我们玩儿吧!”

但他们什么都没有玩,只是并肩站在芦雪之中,也不说话。初冬的风凉的很了,何况还有那么凉的粼粼波光,何况夕阳已经只剩一勾就沉到黄栗山下。他们的影子已经模糊了,枫河出水口杭冲边的小山上,已经挂着月亮的淡影了。

“阿源,出了杭冲,水会到哪里去呢?”

“长江吧。”

“那后来呢?”

“到芜湖、南京、上海,然后就流进大海了吧。”

“然后呢?”

少年想不出来然后了。

“然后又到了天上,再流进我们的血管里。”

少年怔怔地看着敖龙。他的想法总是比他多。

“我一定会走很远的,枫河的水流到哪里,我就到哪里。”

后来,敖龙的确走得很远。去年的小年,已经老去的少年听到了噩耗,敖龙在上海出了车祸。老去的少年仿佛看到了他逆流而上,来到枫河冬季丰饶的河滩,回到那个黄昏。



那天的后来,太阳沉下去了,枫河的水黝黑起来,暮色从水里一丝丝抽出来,丝丝缕缕地集结,逆流而上。不一会儿,湾村就该黑了。

“你呢?”

少年没有回答。

“春红不理我,她家有楼房呢。”

“别担心,娇娇爸妈还是上海人呢,我和她也不……”少年一惊而醒,一阵恍惚,“我和她?”话没说过十句呢。

夜色已经漫过脚踝上的硬泥块了。

“回去吧!”

“吧唧”“吧唧”,两个光脚拔泥的声音相伴着,漾起夜色的波纹,朝村里走去。



董改正,文学爱好者,主要写散文,喜欢冲淡平和的文风,有若干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现居铜陵。

那盏灯

王族友

吟了半晌,道出了其中难处。

“现在我们不挣钱,将来我们肯定会挣钱。我们好好念书,长大就可以拿工资。”我还在为难母亲。

“我也希望你们将来挣钱,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啊。这样吧,夏枯草快上市了,你放学跑快点,去扯夏枯草,夏枯草卖了,就买台灯。前提是,念书要用心,考试要有好成绩。”到底是母爱伟大,尽管她文化不高,但她处理问题的方式很得体,既要我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实现梦想,又润物无声,教化我们读书这个初心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。

说干就干,第二天放学,我跑得比谁都快,赶紧回家。母亲放下手中活计,拎起篮子,带我到河边,教我怎么采摘夏枯草。其实这是我们这里极普通的野草,春天开花,夏天结籽,结子过后就枯萎了,故名夏枯草,其顶端干枯的花可以入药。药材站每年收购一些,所以我们才有了一点儿挣钱的机会。于是这个初夏,我的脑海里满是夏枯草,上学放学,我都不走寻常路,为的是能更多的路遇夏枯草,然后把它摘下来,塞进书包里。回家的时候,破旧的书包总是鼓囊囊

的,倒下来也有好大一堆。

积沙成塔,集腋成裘,很快就聚集了几大袋夏枯草。同母亲一起把它挑到药材站,卖了两块多钱。我高兴得手舞足蹈,立马到合作社购买了我心仪的台灯,顺便还沽了一瓶煤油。

这盏灯是我家唯一具有现代气息的物件,而且是我用汗水换来的,我自然对它拿它作心肝宝贝。它一点上,家里立马一派光明。

从此,这盏台灯与年少的我结缘,陪我度过青涩的少年时光。它让我改变了许多,本来我很好动,一坐在它的面前,就变得小心翼翼,毕恭毕敬,生怕碰翻了它。渐渐的,习惯成自然,坐一会,内心就能静下来,注意力也容易集中,做作业就事半功倍,成绩嘛,自然不负母亲的希望,一直领先。在做完作业的时候,还不想离开这明亮的灯光,又不能乱动,那怎么办呢,只能找点东西看。哥哥的书,我提前看,让我早早知道了世界上还有“氢氦锂铍硼”;有时捡到包糖用的半截报纸或者残缺的图书之类,我也当作宝贝,在灯前看得津津有味,有些段落甚至都能背下来。我们

那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。家里用的是自制的煤油灯,就是在墨水瓶里插一根铁皮管子,管子里穿根灯芯,瓶里倒点煤油,点起来黑烟袅袅,发出像萤火虫一般的微光。更要命的是见不得风,只要风稍微一吹就灭了,又得浪费一根火柴。就着这灯光,母亲在做针线活,哥哥在写字。我跑来跑去,带起来的风,经常把灯打灭,好几回惹得母亲不高兴,逼着我早去睡觉。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睡不着,真的很难受。很快,我也念书了,也在这昏暗的灯光下写作业,也经常被莫名的风把灯吹灭了,很烦躁,但毫无办法。母亲叫我们要珍惜白天的时光,该做的事情白天要做完,不要拖到晚上。但是,即使白天作业做完了,漫漫长夜,总得有个消遣的光明去处吧?我特别羡慕婶婶家那盏新式台灯,高端大气上档次,同样烧煤油,点起来,火苗大小可调,玻璃罩子一罩,满屋亮堂堂的,还不怕风,真好。我少不更事,渴望也拥有一盏这样的台灯。

每次提出心里的渴求,母亲都很为难。因为父亲早逝,家境窘寒,生活的重担全落在她一个人肩上,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“好是好,有盏台灯当然好。要是你们能挣到钱,就更好了。”三番五次后,母亲拗不过我,沉



这里大年夜都点长明灯,有年过年,我得到了半本残书,无头无尾,在灯下看得入神,里面孙大山的智谋,黑子的机灵,鬼子的凶残,深深吸引着我。一夜鞭炮声此起彼伏,我居然充耳不闻,不知不觉天亮了,我还在书中徜徉,多年后才知这本书叫《矿山风云》。灯光下,我学会了思考,明白了幸福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,知识能够改变命运,唯有读书可以让平凡变得伟大的道理。

家里用上电灯的时候,我已初中快毕业了。这盏台灯还留着,停电的时候,它还能发挥大作用。再后来,搬家的时候,灯罩打碎了,灯座还在老屋里。现在,这盏灯依然在我的记忆里持续地放着光芒。



王族友,高级工程师,现居太湖。